

新兴否定极性构式“X不了一点”

潘昕怡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DOI:10.12238/er.v8i7.6230

[摘要] 该研究通过对网络新兴的“X不了一点”这一语言表达进行分析，发现其在日常生活中及网络社交媒体上较为常见，具有构式的基本特征，属于汉语中的半凝固型构式，且“X”可以是形容词或动词，并以单音节词为主。研究认为该构式是在传统的否定表达“X不了”及“一点不X”的基础上与“A+不了一点”结构类推杂糅演变而成的。多项表否定的极性补语使之具有区别于其他否定构式的语义焦点，语用上具有表达全量否定与拒绝、主观消极情感、话轮转化三种功能，而语言仿制及模因感染是该构式形成和产生的主要动因。

[关键词] “X不了一点”；构式；多项补语；焦点；模因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Emerging Negative Polarity Construction “X-bu-liao-yidian”

Xinyi Pa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erging linguistic expression “X-bu-liao-yidian” and finds that it is more common in daily life and online social media, ha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belongs to the semi-condensed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X” can be an adjective or verb and is mainly monosyllabic.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is a hybrid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negative expressions “X-bu-liao” and “yidian-bu-X” with the structure “A-bu-liao-yidian”. The polarity complement of polynomial negation gives it a semantic focus that distinguishes it from other negative constructions, and its pragmatic functions include the expression of total negation and rejection, subjective negative emotion, and turn-taking, while linguistic imitation and memetic infection are the main motiv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and produc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Keywords: “X-bu-liao-yidian”; construction; multiple complement; semantic focus; meme

1 引言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新奇网络流行语。近来，“X不了一点”在各大网络平台以及日常言语交际中使用相当频繁，成为众多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否定表达方式，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该表达式由“X”和“不了一点”组成，主要表现为口头形式，表达了说话者对听话者询问内容的全量否定，带有较强的主观意愿，产生历史较短但活跃程度很高，能产性很强。

汉语有多种含“X”的否定表达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有“X不了”、“什么+X”、“X什么Y”。李宗江（1994）提出“V不了”的语义可分化为“了”和“V”实现的可能性^[1]。张雪梅（2015）考察“A不了多少”的语义及话语功能^[2]，卢英顺（2010）从认知和语法化的角度审视“V不了（O）”结构的语法意义^[3]。代丽丽（2016）指出“什么+X”是一个口语色彩很浓的否定构式，在语用中由否定义衍生出拒绝义，在语用中对会话原则有循有破，表达出多种情感色彩，也传达了反预期信息^[4]。梁凯（2021）分析了常见的反问否定构式“X什么Y”，总结其具有负面立场表达、人际

互动和强调主要信息的功能，且具有高主观性、强否定性和低礼貌性的特点^[5]。遗憾的是，学界目前未见对“X不了一点”的相关研究。

鉴于此，我们尝试对“X不了一点”进行考察，并以三个平面理论为指导，分析其性质与构造、发展与演化、功能与表达以及形成机制与动因。由于该表达式产生历史较短，且多见于社交媒体平台与日常口语，我们所用语料大部分选自微博，部分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

2 “X不了一点”的性质与构造

2.1 “X不了一点”的性质

构式语法理论是20世纪形成的一种新的语法分析理论，根据Goldberg（1995）的构式语法观，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Fi, Si>，而无论是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C的组成成分或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

构式语法理论也受到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邵敬敏（2011）指出汉语框式结构应具有的特点：（1）都由不变

成分和可变成分组成。不变成分构成“框架”起到定位以及标记作用,可变成分是可供选择、替换的“变项”,整个框式结构具有一定的生成能力。(2)具有整体性的特殊语法意义。框式结构的结构意义不是组合成分语义的简单相加,而往往产生出新的意义。(3)与语境结合紧密,表示特定的语用功能^[6]。

其中,第一条是句法形式标准,不变项和可变项必须同时存在。第二条是语义辅助标准,必须有特殊的构式语法意义。第三条是语用参考标准,需要结合特定的语用功能以及感情色彩等。如果一个形式和意义结合体满足以上三点就可以看作是构式。就“X不了一点”而言,从形式上看,“X不了一点”是一个含有可变项“X”的结构。从意义上看,“X不了一点”中间不能插入任何其他成分,是表达全量否定的意义整体。从语用上看,“X不了一点”增强语势、表达说话人主观消极情感并具有口语色彩,因此从Goldberg与邵敬敏的构式定义看,“X不了一点”拥有一个大于各构成成分意义之和的特定语法意义,可视为一个新兴构式。

詹卫东(2018)将汉语中的构式分为四类:(1)凝固型;(2)半凝固型;(3)短语型构式;(4)复句型构式。半凝固型构式介于传统语法单位的词和短语之间,跟凝固型构式不同的是,它一般包含一个或两个可变项。“X不了一点”包含一个可变项“X”,我们将其归为汉语中的半凝固型构式^[7]。

2.2 “X不了一点”的构造

构式“X不了一点”由可变项“X”和不可变项“不了一点”构成。“不了一点”作为非离合词,不能在其内部插入其他成分,且“X”只出现在“不了一点”前构成“X不了一点”。谓语动词后面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补语的情况,可以叫做多项补语。多项补语可以分为并列、递加和递归关系三种类型^[8]。在前人的基础上,首先把多层补语分为两层补语和三层补语,再将两层补语以远补语和近补语与述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关系,分成“分补关系多层补语”与“套叠关系多层补语”^[9]。我们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划分:述补结构“X不了一点”中“不了”是X的否定式可能补语,“一点”是“X”的程度补语,二者具有并列关系,作中心谓语动词“X”的分补关系多层补语。

2.2.1 可变项“X”

可变项“X”可由动词性成分、形容词性成分充当,多以单音节词为主。“X”是形容词还是动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对应的问话人对相关事件的描述:如果描述的是性质,则“X”为形容词;如果描述的是动作行为,则“X”为动词。

进入构式的“X”可以是性质形容词,如“好、坏”等,

但不能是状态形容词,因为状态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带有量的成分,可以表示程度加深。本身已经有较浓的主观评价的意味,是一种生动形式所表现的形态,无需再加否定副词或者程度副词修饰。例如:

①这身体真是好不了了一点。(微博,性质形容词)

进入构式的“X”主要为动作动词、心理活动动词、判断动词、能愿动词、趋向动词等。例如:

②抵挡不了了一点!统统塞我怀里。(新浪新闻,动作动词)

“X”可以是单音节词也可以是双音节词,但我们发现在日常口语中进入“X不了一点”的“X”大多为单音节词。

③开朗不了了一点,我就是个拧巴的人。(微博,双音节形容词)

④结果正式拍摄时,面对曾美惠孜的疯狂输出,朱一龙吵不了了一点,根本吵不起来。(微博,单音节动词)

2.2.2 “不了”

表达极性程度的方式在汉语中有很多。其中,以补语展现极性程度是汉语常见而独特的表达。这类表达多出现在口语中,表现事物、行为或性状等发展变化的极性程度。“不”在该构式中是一个否定副词,“了”作为助词与“不”连用后语义指向X。例如:

⑤男主很火,根本低调不了了一点。(微博)

2.2.3 “一点”

“一”是表示数量的量词,“点”是表示小量的名词。“一点”表示数量少、程度轻,处于量级序列的最低端,作为否定极性副词用于否定句中能够表达全量否定的意义。如:

⑥在看辛芷蕾采访笑死了,好险差点饿死,人设崩不了了一点。(微博)

“不了”与“一点”连用后作为构式语义的主要建构者,是构式话语功能的主要承载者。我们认为“一点”作为表示较少程度的程度补语加深了“X不了一点”的否定程度。

3 “X不了一点”的发展与演化

我们从语料库的言语事实中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不X”来表示对“X”的否定。例如:

⑦有只小奶猫腿受伤了,有一只眼睛好像看不见了。给牛奶和火腿肠都不吃!有好心义工可以过来救助吗?(微博)

人们在运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总是通过增加附加成分力图把事物性质或动作行为表达得更加精准。于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了“X不了”、“一点儿不X”等来表示对“X”更强烈的否定。例如:

⑧实践已经证明,没有组织上的正确引导,青年干部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都难以提高,总体上也成熟不了。(福建日报)

⑨她垂着眼帘,脸色苍白,一副懊悔至极的神情,和服

已整理如初,发型也一点儿不乱。俨然一位身着丧服的端在的妇人。(渡边淳《失乐园》)

人们还经常用“X 一点”来表示较少程度的“X”。例如:

⑩像《金粉世家》里面说,老北京有老三点,什么老三点呢?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那个时候也有大家的乐趣呀,每年三四月之交,人们都到西山、八大处、香山这样的地方去踏青,西直门外通往香山、八大处的路上络绎不绝。

(百家讲坛)

而汉语中原本就有“V+不了一点+N”变换为“一点 N (都/也)不 V”以及“V+不了多少 N”变换为“A 不了多少”的例子。“A 不了多少”可能是由于“N”的省略以及“多少”的虚化,逐步向形容词扩展类推得来的。从认知角度来看,是“多少”由数量域向性状程度域的投射,因为“数量”和“程度”的关联有心理现实性^[2]。例如:

⑪为什么我就吃不了一点苦,受不了一点委屈,莫名的失落,一个人生活什么都只能靠自己。(微博)

⑫他真是一点苦也不吃。(微博)

⑬她也才十八岁,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微博)

而最早的“A 不了一点”出自游戏《鹅鸭杀》,在该游戏中,坏人都通过假装自己是好人来获取他人的信任。有次游戏主播郭家毅质问主播暖阳:“为什么我说自己是好鹅,你见到我,就对我手起刀落,追杀我?”这时候暖阳回复道:“你好不了一点。”此后“A+不了一点”结构作为一种陌生又新颖的成词方式广为流传,人们为满足不同需求,以此为基础不断地进行类推杂糅,将形容词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动词,又出现了被人们使用频率更高的“V+不了一点”的用法。因此“X 不了一点”越来越定型化,由于“好”作为一价形容词不能带宾语,于是演变成其他动词后也省略宾语,逐渐形成了如今凝固性与整体性更强的“X 不了一点”构式。例如:

⑭我的状态如下,动不了一点。(微博)

综上,我们认为,“X 不了一点”是在传统的否定表达“X 不了”及“一点儿不 X”的基础上与“A+不了一点”结构类推杂糅演变而成,且使用频率更高的新兴否定极性构式。

4 “X 不了一点”的功能与表达

4.1 全量否定与拒绝

现代汉语中如果要否定某种事物性质或动作行为,一般用简单的“不 X”,“X 不了”或“一点儿不 X”。“X 不了一点”虽然在句法功能上与之相当,但相较之下,该构式包含了其他否定构式的程度量,见图 1。否定句中的否定焦点指否定词具体的作用对象,也叫否定中心。辖域指作用范围,也叫否定范围。汉语否定词的辖域是“否定词后面的全部词语”还是“其成分统制域内的”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基

于句子线性语序的观察,后者则是基于句法结构的概括^[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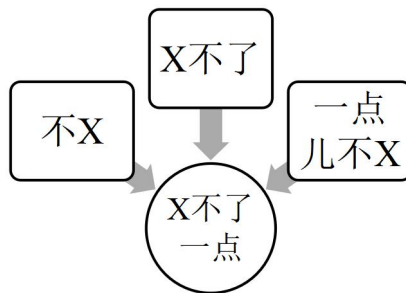


图1 “X 不了一点”涵盖其他三者的否定范围

我们认为在无其他标记的情况下,否定词指向辖域之内的谓语修饰成分。不同的否定焦点会导致意义产生变化,当“X 不了”后面跟表示程度的补语时,其否定焦点转移到程度补语上,即否定程度补语的“达到”。可以看出否定词“不”在上图四个构式中的否定焦点分别为“X”、“了”、“X”、“一点”,前三者只否定“X”或“了”代表的可能性,唯有“X 不了一点”连极少的可能性都否定了。因此,我们认为该构式的否定程度最高。

拒绝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有着较强的语力,向听话人表明说话人的否定观点,否定对象包括已然或与现实相关的行为举止、事物现象的性质、言谈观点等^[4]。例如:

⑮两个小情侣天天在一起,分开不了一点。(微博)

⑯两个小情侣天天在一起,不分开。

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出“不 X”与“X 不了一点”都表达了对“X”的否定,然而“不 X”只表示了对“X”的客观否定,“X 不了一点”则在语用中由全量否定衍生出拒绝义。例如“两个小情侣天天在一起,分开不了一点。”说明他们想一直呆在一起,拒绝分开。在“X 不了一点”构式中,透露出说话者往往表达自己对“X”的全量否定,对“X”的拒绝则是言语行为,基础就在于说话者对“X”的态度是不认同的。例如:

⑰居然错过了想看的直播,真是好不了一点!(微博)

上述例子都传递出说话者认为“X”的程度已经达到极量,不能再增加。因此构式“X 不了一点”传递出说话者对“X”所指行为或性质的全量否定与拒绝。

4.2 表达主观消极情感

表可能性的述补结构表示在主客观条件下,说话者对某事件可能性的主观认定、态度以及对某命题可能性的主观认识。因此,“X 不了一点”可以用来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感受。主观消极情感是指说话人主观上对对方的话语或行为做出的负面评价,表明了说话人的立场、态度和情感^[5]。我们在经过语言调查后发现,汉语母语者在大多情况下都认为该构式表达的是消极情感。因此本文认为该构式可增强语势并

侧重说话人的主观消极情感。例如:

⑩我看看论文就头疼,真是学不了一点!(微博)

不难看出,“X不了一点”构式表达了对“X”的负面态度。所谓负面态度,指的是对于句中所陈述的客观事件,说话人或事件主体的心理状态是不满意、无奈等。而在该构式中体现为,说话者对听话者对于“X”的性质描述或者询问“X”行为的可行性时表现为负面的态度,说话者并不认可“X”的性质,也不愿意继续进行该动作。因此,我们认为“X不了一点”这样的新兴否定极性构式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说话者的心理状态,且有着更深的消极情感色彩。

4.3 话轮转化功能

在话语表达中,有一个话外的主语,就是说话人设想的听话人,这是从句子主语到言者主语的转化。另一方面,构式的标记化表明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关注,通过形式标记预先告知听话人,这是一个组装好的表达结构,其语义不能从结构的组成成分中直接推出,需要听话人注意构式的言外之义,目的在于让听话人一接收到结构,无需经过复杂的大脑运算进行解构,就能在第一时间识解构式的言外之义^[11]。“X不了一点”表达了说话者的主观推测,代表着说话者特定的立场态度,不光凸显了说话者的主观性,同时还体现了听话者的主观性。交互主观性不仅涉及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关注,而且还设想了听话者对话语的理解与反应。交互主观性要求说话者必须意识到听话者是一个拥有主观思想的对象,在发言时需要考虑听话者身份、地位、感情和态度等方面的信息。说话者与听话者在交际时要遵从合作准则,提供交际所需的信息。

话轮是指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或各方的沉默为标志^[12]。他提出了两个衡量话轮的标准:(1)说话者是否连续,即在一个语法语义完成序列的末尾有无沉默。(2)是否发生了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我们试分析下列例子:

⑪甲:你吃苹果吗?—乙:吃!

⑫甲:你吃苹果吗?—乙:不吃!—甲:你那么瘦,再吃一点儿吧!

⑬甲:你吃苹果吗?—乙:不吃。—甲:吃苹果对身体有益,再吃点儿吧。—乙:吃不了一点!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问话者提问后即使说话者回答不吃,问话人还会劝说“再吃一点儿吧!”由此产生出更多的话轮。而说话者在陈述的时候意识到了问话者“言者主语”的地位,考虑到了问话者对当前话题的关注。为了避免再次遭到劝说直接回答“吃不了一点!”以此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让问话者愿意相信其话语。原本表否定的对话需要几个话轮才能够结束,而现在只需要一个话轮就结束了。一般情

况下的拒绝言语都会再次遭到劝说,而“X不了一点”打破了这个局面,直接表达了说话者对提问的坚决否定,因此本文认为“X不了一点”具有话轮转化功能。

5 “X不了一点”的形成机制与动因

“X不了一点”构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语法化过程,有其形成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影响语法化的因素分为动因和机制。所谓动因指的是一个实词或结构式在语法化发生时所处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影响语法化发生的可能性因素。所谓机制,指的是影响语法化发生的现实因素,是语法化现象由输入端到输出端的具体途径和桥梁^[13]。具体的语法化机制包括导致新的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和导致新的语法功能产生的机制,前者主要是隐喻和语用推理,后者主要是类推和重新分析。

5.1 形成动因

词汇是永远在发展变化的,而一旦词汇或短语越来越常用且被类型化之后,就极有可能形成新的构式。“X不了一点”构式的生成与语体条件、位置条件、以及语用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X不了一点”被人们大量运用在微博、口语、消息、评论之中,是典型的口语用法,可以提示当前是在口语性较强的对话语体中。其次,“X不了一点”的位置一般在句末,主要的作用是体现说话人对人、事物或者动作活动的主观认识,表达说话人的否定态度和消极情感,暗示结束此次对话。最后,“X不了一点”构式在不同语境中可能存在变化和适用范围的差异,即在不同的地域或社会群体中,其使用方式和含义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运用时需要根据情境和语境进行灵活调整。正是在这样的应用语境中,构式的紧密度显著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构式的生成与固化。

“X不了一点”是在单纯的否定词“不”之上提出的一种更新的口头否定极性构式,用更为新颖且口语化的方式来表达结果的不可能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现有的语言表达不足以准确地描述自己的心境时,人们会倾向于创造新的表达形式。此外,语言使用者们具有融入语言社团并与社团成员互动的心理和交际需求,使得该构式以病毒衍生复制式的速度迅速传播。

5.2 形成机制

我们认为“X不了一点”的形式机制是语言仿制和模因感染。

(1)语言仿制。汉语中存在着大量与仿制有关的现象。虽然这些仿制现象有的出现在短语层次、句子层次以及篇章层次,但是我们不按照结构语言学的语法单位将它们归类,而是从仿制方式上分类。汉语中的仿制大致分为引用、移植、

嫁接以及词语变形^[14]。随着“好不了一点”的广泛传播,许多网友出于猎奇和追赶潮流的心理,纷纷把这句话作为在网络上社交的口头禅。不仅可以说“好不了一点”,还仿制出了“吃不了一点”“受不了一点”“爱不了一点”等语言变体,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语构式“X不了一点”。例如:

②我好喜欢待在家里,离开不了一点。(微博)

(2) 模因感染。模因作为文化基因,靠复制、传播而生存,语言是它的载体之一。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而模因本身则靠语言得以复制和传播。从整体看,自然语言中的模因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体现的:教育和知识传授、语言本身的运用和通过信息的交际和交流^[15]。通过交际和传播而形成的语言模因指的是根据语境即兴而发、随后得到广泛复制和流传的信息。人们在言语交际和交流过程中形成的“X不了一点”类似上述的模因。当已有的否定句式不能满足人们强烈抗拒的表达需求时,人们就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心境与情感态度的句子,之后又受网络媒体上大量的信息交流与新媒体传播的影响,使得“X不了一点”构式快速流动,而众多年轻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和追新心理更加频繁地使用该类句式,导致该构式的热度只增不减,使这一网络流行语被广泛复制、使用与传播。例如:

③“你都这么瘦了再吃点儿吧!一吃不了一点。”

互联网上语言仿制与模因感染现象屡见不鲜,“X不了一点”的产生与互联网的普及有着密切且直接的关系。互联网时代,一个具有表现力的新兴表达形式可能一夜间就被大量地反复使用并迅速固化、定型,体现出瞬时涌现的特征^[16]。正因此,其构式化的轨迹就不容易被清晰准确地勾勒出来。“X不了一点”作为一种现代网络常用的构式,在语言运用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其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言、丰富人们的交际方式、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生动性。

6 结语

本文对网络上新兴的语言表达“X不了一点”进行了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从构造与特征看,“X不了一点”是一个具有全量极性否定意义的半凝固构式。从发展与演变看,该构式是句法结构“X不了”、“一点不X”与“A+不了一点”结构的类推杂糅,之后范围逐渐扩大到动词的演变历程。从功能与表达看,构式表达侧重说话者主观及口语化的表达,具有表示全量否定与拒绝、表达主观消极情感以及话轮转化三种功能。从成因与机制看,词汇的语法化、语言仿制和模因感染是该构式形成和产生的主要原因。总之,“X不了一点”是一个表达高程度主观性的否定极性构式,具有特定的语用环境和语用价值,展现了语言的多样性。

近年来,新兴构式相关的研究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尤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有许多新的发现。然而汉语中还有许多的语言现象和问题尚未深入研究,且新兴表达的语料得之甚少,有待在日后得到更深层与更详细的阐释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宗江.“V得(不得)”与“V得了(不了)”[J]. 中国语文, 1994(5): 375-381.
- [2] 张雪梅.“A不了多少”格式的语义、话语功能及成因分析[J]. 文教资料, 2015(11): 18-19, 29.
- [3] 卢英顺.“V不了(O)”结构的语法意义及相关问题[J]. 汉语学习, 2010(2): 40-47.
- [4] 代丽丽. 表否定的构式“什么+X”分析[J]. 语言研究, 2016, 36(1): 86-91.
- [5] 梁凯. 否定构式“X什么Y”的功能表达及其特点[J]. 语文学刊, 2021, 41(1): 43-46, 58.
- [6] 邵敬敏. 汉语框式结构说略[J]. 中国语文, 2011(3): 218-227, 287.
- [7] 詹卫东. 现代汉语构式库填写规范[EB/OL]. (2018) [2025-06-05]. <https://wenku.baidu.com/view/abba068d6beae009581b6bd97f1922791788bed0.html>.
- [8] 杨杏红. 多层补语研究初探[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 [9] 李婧. 现代汉语多层补语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 [10] 刘丽萍. 否定辖域及焦点否定之语义解释[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4(5): 69-78.
- [11] 胡清国. 现代汉语评价构式“NP一个”[J]. 汉语学报, 2017(1): 66-73, 96.
- [12] 刘虹. 会话结构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3] 李宗江.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4] 何自然, 何雪林. 模因论与社会语用[J]. 现代外语, 2003(2): 200-209.
- [15] 何自然. 语言中的模因[J]. 语言科学, 2005(6): 54-64.
- [16] 胡清国, 王光和. “不是N的N”的评价功能与主观移情[J]. 汉语学习, 2019(4): 23-33.

作者简介:

潘昕怡(2001.05-),女,汉族,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国际中文教育。